



新闻进行时

负债

2004年，醴陵老板潘尧生经营的造纸厂破产，最大股东跑路，夫妻俩背上306万元的债务。

打拼

2004年至2007年，夫妻俩变卖汽车、房产，挖铁矿石、挖土方、卖生猪……又苦又累，没赚到钱。

还债

2007年至今，潘尧生成了货车司机，通过跑运输，逐步还清了近280万元、85名债主的债务。

# 十年还债诚信路 生死疲劳夫妻心

## 306万民间借贷，99个债主，最少的只有2000元 “赚多多还，赚少少还，但不能不还”



风吹过楼廊，李秀萍和潘尧生站在楼边，沉默良久，李秀萍哭着说：跳吧。潘尧生一言不发，深埋着头，只是紧拽着老婆的手。

他们挺下来了，熬过九年前的那个夜晚。

回忆那个春夜，潘尧生眼眶泛红，“很难熬，心冷得抽筋。”李秀萍说，“当时真一点信心都没了。”

8月4日深夜，醴陵市一户居民楼内，门锁轻开。瘦小黝黑的潘尧生进门，一脸风尘，家人都睡了，脚步很轻，老伴却还是醒了，她心疼地说：“回来啦。”

这三个星期，潘尧生一直没在家落脚。他开着一辆53吨的大货车，奔波于广州、浏阳、岳阳、长沙等地，运送烟花。

7年前，老板潘尧生成了货车司机——为偿还306万元的巨债。

夜深如海，他摸着染黑的白发笑着说，“只有二十多万了，终于能看得到对岸。”

文/图 记者 赵玲 实习生 李瑶 夏榕 通讯员 曾令辉 罗铁华

### “财神”破产

他们都跑路了，他俩坚守，走路开始低头

57岁的退伍兵潘尧生曾是当地“财神”，李秀萍和他结婚33年了。

二十多年前，他俩起早贪黑，成了当地最早的万元户。1992年是潘尧生夫妇的转折点。投资3万，他和三个伙伴开起纸箱厂，这也是醴陵当时第一家私营企业。女人在家盯纸箱生产，男人在外跑运输拉业务，生意红火。

1995年，四人又投资了一家造纸厂；2000年，湖南仅有三条2400造纸机生产线，潘尧生占一条。“当时纸很俏，供不应求。”那些年，货车在厂门外排队，电话响个不停。

之后，企业投资达1600多万元，几百人投进积蓄。李秀萍回忆：“那会，银行利息3厘，我们一分八。”大家都愿把积蓄投给他们。

潘尧生经手了99人的资金注入，多是乡邻。每到过年，潘尧生夫妇都会去家家户户送利息。而正是这99笔账，拴住了他们整整十年。

信心爆棚，追加投资，规模扩大，没料到危机四伏。2000年，醴陵同时新建六个造纸厂，3毛钱一斤的再生纸原料，经抢购后疯涨至8毛一斤，再加上治污排放环保治理要求日趋严格，潘尧生的厂难以为继。

2003年，潘尧生撤股。夫妻俩核算：99人将306万元放到他们这里赚利息，但大股东欠他们130多万，还有200多万外债，“如果所有钱收回，完全可以一身轻。”未曾想到，2004年6月造纸厂最大股东跑路，厂子破产，200多万的外债要不回，夫妻俩绝望了。

潘尧生不再走家串户，走路都低着头。

### 血泪三年

挖过矿、拉过卵石、卖过生猪……老婆痛哭，只为良心

即使再绝望，潘尧生和李秀萍也未想过逃离。

在破产的三四年里，因同样原因，醴陵有十多名老板跑路了，“他们欠得少，几十万，跑了。还有人在外面又发了财，但就是不回来。”

潘尧生留了下来，“人家把钱放我这儿，这是信任。我还能挣钱，只要爬得动，都要把钱还掉。”

“有些老人是五保户，无儿无女，靠这几千块钱养老，我们跑了，他们咋办，我们良心难安。”

不等债主上门，潘尧生带着一个账本，家家户户上门“交底”，一笔笔记下，并编号1到99：共306万。最多的30万，最少的2000元。

接着变卖家产：小轿车卖了，承诺给女儿们做嫁妆的房产卖了。把老母亲送到妹妹家住，一家人住进了厂房二楼。

此后，只要哪能赚钱，潘尧生和李秀萍就会一扑而上：挖铁矿石、挖土方、拉河卵石、卖生猪……起初三年，他们的世界里几乎没有昼夜。

累了，眯会儿；醒着，加把劲。挖铁矿石短短三个月，130多斤的潘尧生瘦了20多斤；李秀萍独身一人跑到千里之外的广西田阳县请人开货车拉卵石，“整个工地，只有我一个女的。”

三年打拼后，一算账，李秀萍大哭：又苦又累，还赚不到钱。

### 绝望时刻

风光的老板，失眠的夜晚，诚信的司机

如果不是应记者要求，李秀萍不愿再踏入此地。8月6日，金辉纸厂内，一叠叠回收的废纸垒了两层楼高。二楼房内，一片萧败。正午太阳毒辣，房内黯然无光。

不远处正翻新的一栋三层小楼，曾是他们的家，李秀萍最不舍的小楼。“这是我们1989年一砖一瓦建的，住了15年。”这栋楼被他俩抵债了，27万。

他们已无家可归。2007年正月，李秀萍清理好满是灰尘与垃圾的造纸厂二楼三间房，全家人回到伤心地。

那些年，夫妻俩常彻夜失眠，满脑子全是债，“等听到鸡狗叫，才能逼自己闭眼。”

三年不着家的奔走，潘尧生担心债主有想法，夫妻俩决定干回老本行：跑运输。



8月5日，在小女儿家中，潘尧生和李秀萍在翻看账本。

### 生死疲劳

跑车路上生死时刻，妻子每晚担心失眠

潘尧生总比别人多跑几趟车，也经历了很多生死时刻。

现今，潘尧生主要为浏阳烟花爆竹厂运输烟花。

车开得好，价格低，很多老板喜欢他。跑长途容易打瞌睡，潘尧生舍不得请人换把手，便让李秀萍坐副驾驶“押车”，聊天赶瞌睡。

一次，长永高速修路，星沙服务区路段摆放了一排锥形警示路障。连续几小时开车，潘尧生头脑混沌，看着车走脑袋却不管事，眼皮闭合频率不断增加——货车丝毫没减速，一步步靠近，以60码的速度对着路障直冲过去。

### 过年还债

“赚多多还，赚少少还，但不能不还”

潘尧生家的过年，从腊月廿六开始，大年初一结束。

“前三年没挣到钱，我们一家打电话告诉今年的收益，请求谅解；2007年跑运输后，钱挣得多些，开始逐个还。”

潘尧生还债有三个规矩：一是“赚得多多还，赚得少少还，但不能不还”；二是“按借钱的比例还钱，不管钱多钱少，不分亲疏”；三是“如果债主家有急事需用钱，尽早还钱”。

每年腊月廿六、廿

李秀萍吓得大喝，潘尧生惊醒，一脚急刹，往右急打方向盘。撞翻7个锥形路障后，车子才停住。

此后，若独自开车，潘尧生会不时用拳捶头，保持清醒，但惊险难除。

“长永高速进收费站后，一架天桥下有根柱子，我愣是没反应过来，朝着它开。”潘尧生突然一激灵，急刹，停下时车头离柱子仅2米。这事，潘尧生至今也不敢和李秀萍提及。

这十年，即便再劳累，李秀萍每晚都睡不着，“以前担心还不上钱，现在担心尧生在外开车不安全。”

七、廿八三天，是潘尧生一家的“还债日”。近的债主，他会逐个上门还钱；远的，就由李秀萍汇款，留下存根。年代久远，有些存根上的墨迹挥发，空留一张白纸。

“欠钱不能躲，越躲越被怀疑。”潘尧生的诚信也让一家人得到债主的尊重，“还钱时没有谁不客气，不管还一两百，还是一两千，没人不理解。”

吃完团圆饭，早早睡一觉，大年初一清晨，潘尧生就开车出门，开始新一年的还债之路。

### 心酸账本

“还完就撕，每撕一页，肩上就轻些”

李秀萍说，这一辈子没管着丈夫啥，就管了这本账。

每次还钱回来，她都会记好账。蓝色硬壳本上，密密麻麻地记载了还款记录，还得最多的一年七八万，最少的一笔只有100块。

99名债主，大部分人名旁边打了勾。“有勾的就是还完了。”李秀萍又细数了一遍，“只有14个了。”

8月5日，醴陵三仙镇老街，61岁的樊光荣笑着：“他每年过年都来还钱，每个债主家都去，我相信他们。”

“没怪他们，他们讲信用，谁都会有困难的时候。”樊光荣说。

两三年前，债主徐美道准备再次借他10万用于生活周转，却被拒绝。徐美道说，“这是个有担当的汉子。”

这些年，账本渐薄，还被撕成两半。“还完的就撕了，每撕一页，肩上就轻些。”李秀萍说，谈及今后，她用了句醴陵老话：不欠账，穷也得（不欠账，穷点也得）。

潘尧生心里也有一本账。“再过两年满60岁，到时就不允许驾驶大车了。两年内我要把这20多万的账还清。”潘尧生紧握拳头，信心满满。

十年还债路，潘尧生说亏欠太多。“两个女儿出嫁，没打发一分钱嫁妆；这么多年，我没给秀萍买过一件衣服和首饰；很多债主不要利息，有债主仅要我承担一半债务，这都是亏欠。”再坚强的硬汉，也会泪光闪闪。三百万没有压垮他，理解却让他动容。